

地毯披在身上沿街求售的。男女都穿皮靴、蓄辮子。男人戴尖頂皮帽，穿長僅及膝、棕色或紫紅色的長衫，大襟敞開，像是和尚衣；衣袖比衣服更長，垂到膝蓋之下，平時捲起，到跳舞時才放下。腰間束一條皮帶，皮帶上插一把鋒利的長刀。

女人頭髮蓬鬆，兩條辮子掛在胸前，上衣的長度和男的差不多，下身穿着紫紅色的裙子，手上帶着許多寶石戒指。她們身材和男人一樣高大，面色紅潤，絕無漢人女子那種忸怩態。

在一個月色清幽的夜晚，我漫步城郊，曾湊巧看到他們「跳弦」。據說這是他們工作完畢後的平常娛樂。由一個或兩個人拉琴，許多人隨琴聲跳舞，不論男女都可加入。拉琴的也一齊跳。舞時兩袖長垂，飄蕩蹣跚，別有風緻。

他們的舞姿，跟着琴的節奏，一進一退，旋一個圈。時而突然圍集攏來，時而徐徐分散開去。俯仰迴旋之間，神態悠閒自在，似都陶醉在旋律裏，到了忘我的境地。

末後的一隻祇一個女子跳。對着一隻放在凳子上斟滿酒的杯子，跳出前後左右迴旋的舞姿。最後像國劇裏貴妃醉酒那樣，腰慢慢後仰，把酒杯啣在口中，又慢慢上仰，酒隨着飲下，又徐徐後仰，把酒杯放在原處。據說這舞需要長久的練腰工夫，也祇有許多外來人圍觀而舞者願意湊熱鬧時才表演出來。

在遙遠的西南邊疆，在荒僻的高原山巖上，竟存在着這麼溫文儒雅的舞蹈藝術，使邊胞們得藉此來解脫工作的辛勞。歸途中，我心中充滿了溫馨，也由衷地替他們福祝。

國劇故事另說 (五)

段清濤

石頭人招親

一、國劇故事 (節錄民國六十七年四月六日海光國劇隊在臺北國軍文藝中心演出之「石頭人招親」說明書內故事)

「唐時，黃巢造反……百姓遭逢兵燹，生計為艱，村姑結夥郊野挖菜為食。一日眾村姑工畢而返至軒轅墓，眾看為時尚早，議在該墓玩耍，以菜籃套石人之頭，套中者為其夫。內有崔金鳳者套中，大家向前戲笑，崔羞返家；不料夜至三更，石人而至，強行與崔成婚，天明而走。崔腹日漸高漲，崔父怒責詰詢，騙出家門，推下山澗，幸石人出現救之。經十餘年後嬰兒已長大，金鳳告之其父乃石人也，得已明白，金鳳含羞自盡。安蒙鄧員外收留，每日於飛虎山牧羊，已求溫飽，取名為安敬思，力大無窮，更受異人傳授武藝兵法，但時運不至。

「適晉王李克用發兵勤王，一日行至飛虎山，夜夢飛虎撲帳，由軍師周德威奏報，言得良將之兆也，李從其言入山尋訪，果見安敬思力搏猛虎，乃收為十三太保，賜名李存孝。」

海光國劇隊演出的「石頭人招親」，實際上包括三齣戲：即「祥梅寺」、「石頭人招親」及「飛虎山」。「祥梅寺」因與要說的十三太保李存孝無關，故節略不談。至於「石頭人招親」一齣戲，在臺除海光國劇隊演過外，似未見其他劇隊演過。在海光演出的這齣戲裏，十三太保係由名小生劉玉麟先生飾演。前者曾在無線電廣播裏，聽劉玉麟先生說這齣戲裏安敬思的說白唱腔，順帶也詳說了這個神話故事。除了前面所說者外，尚有

補充。卽安敬思幼年無姓名，一日被玩伴辱罵，說他是沒有爹的孩子，他歸而哭訴其母，其母乃告以原委，並帶他去軒轅墓拜見他爸爸——石頭人，去後見石頭人之頭，已不知被何人砍掉，他母親乃幫忙他把石頭人的頭安好，母親並囑他要敬他父親，思他父親，因之起名爲「安敬思」。嗣他母親因口渴囑其取水，歸來後其母已自縊身亡。

這當然是個神話，不會真有其事。這齣戲中故事發生的時間，是在「珠簾寨」李克用發兵勤王之前，到李克用發兵經珠簾寨收周德威之後，行近飛虎山，夜夢飛虎撲帳，第二天卽向飛虎山進發，由山上土地公幻化爲樵夫，引導至飛虎山上，見一牧羊青年依石假寐，山上忽來一虎，撲噬羣羊，安乃奮力將虎擊斃。李克用已經看見安敬思的氣力，但還要再試試安的膽識。乃假稱虎是他養的家虎，打死了家虎是要賠的；而安也據理不讓，謂打死家虎固要賠，但是虎吃了他的羊，虎的主人也要賠羊，據理力爭不讓。李見他氣力既大，膽識亦豪，問明家世，並要他表演十八般武藝，確屬精強，乃收他爲十三太保，賜名李存孝。至李存孝究竟實際家世如何，在什麼樣的場合跟了李克用，被收爲義子，想專史當有記載，本人淺陋，涉獵不多，不知其詳，也就不去談他了。本另說只想說一說李存孝以後的戰績和最後結果，連帶的當然也要說說李克用父子滅後梁稱帝的大略經過，以及大太保李嗣源、十二太保周德威等人的實際事績。

二、故事另說

1. 朱全忠篡唐建後梁的大略情形。

在前次另說「珠簾寨」一齣戲時，曾提到朱全忠原名朱溫，本係黃巢部將，後降唐，唐僖宗封他爲右金吾大將軍，河中行營招討副使，賜名全忠。嗣李克用出兵太行山，渡河出洛陽，與全忠會合共擊黃巢，後黃巢於狼虎谷被殺。以後全忠又以軍功累封爲沛郡侯，東平王。後李克用軍追黃巢還，過汴，駐軍北郊，全忠邀克用飲於上源驛，夜晚揮兵攻之，克用踰

城走，才得免於難，隨即訴其事於朝廷。天子知全忠理曲，派官員爲他們和解，至是克用恨全忠入骨。後全忠又以汴爲據點，向東向北擴充，攻佔山東河北許多州郡。又攻李克用的太原，並未攻下。後全忠又被封爲梁王，到唐昭宗天祐元年（西元 904）全忠逼天子遷都洛陽，並陸續殺戮天子左右朝臣迨盡，最後弑昭宗，昭宣帝立，封全忠爲魏王、相國、總百揆，以宣武等廿一軍爲魏國，備九錫。因他目的在爲皇帝，對以上一切都怒不受。後又殺宰相及皇太后，到昭宣帝天祐三年（西元 907）受昭宣帝禪位，卽皇帝位，改元爲開平，國號梁，廟號太祖。朱溫（卽朱全忠，因篡唐，故史書復用其原名朱溫——筆者）原本是黃巢部下賊將，作了皇帝，還是賊性不改，他在避暑於河陽節度使魏王張宗奭的洛陽家中，所有張家的婦女，都被他姦污，張氏父子，因以往受過他的恩惠，也只有忍氣吞聲。他的惡行尚不僅如此，諸子在外時，他還常常徵召媳婦入侍，而與她們淫戲，真是亂倫之極。後來因爲假子及諸親子等爭奪繼承權，卒被他的親子弑殺，結束惡貫滿盈的一生。

2. 朱李交惡及爭戰經過。

前次已經提過朱全忠曾乘夜攻擊過李克用，今再稍爲詳細一說。黃巢第二次侵佔長安，李克用於夏陽渡黃河，與賊軍戰於梁田坡，賊軍敗，他卽進入渭橋，隨即收復京師，功居第一。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，爵隴西郡公。並以其父國昌爲代北軍節度使。未幾以克用兼領河東節度使。旋黃巢又寇河南，克用領河東軍進擊，黃巢敗死。克用還過汴（河南開封），朱全忠邀宴，並親自佐餐，進獻寶物。待克用醉了，全忠夜襲克用，克用滅燭乘黑暗中而走，縫城南南譙門，而歸大營，部下死者數百人。從黃巢賊中擄獲的乘輿御用物，盡都遺失了。克用乃整隊入太原，更練兵衆，待機報仇。昭宗（西元 889—904）卽位後，進克用檢校太師兼侍中。克用前曾被朱全忠、李昌符、朱玫等連兵相逼，又因觀軍容使田令孜厭惡他，因此他很怒，以兵逼京師，使天子出走興元（今陝西南鄭）。至是幽州李匡威

、雲州赫連鐸，舉發他的罪，朱全忠也響應河北三鎮，共同討伐克用，朝廷乃下制削克用的官爵。丞相張濬率諸軍討伐克用，圍圍太原，無功而還。克用乃上表自陳無罪，復拜檢校太師，守中書令，隴西郡王。

昭宗乾寧元年（西元 894），王行瑜、韓建、李茂貞三藩鎮，連兵逼京師南關下。克用進兵京畿勸王，詔令克用為諸道兵馬都招討使，攻擊邠州和鳳翔二鎮，以救京師。詔進克用為太師兼中書令。王行瑜敗死，天子賜克用號為「忠貞平難功臣」，進封晉王。（「飛虎山」國劇故事中說晉王李克用發兵勸王，按李克用初次發兵勸王是唐僖宗中和元年（西元 881），至唐昭宗乾寧元年（西元 894）才封晉王，也就是初次勸王以後十四年，才封晉王，所以「飛虎山」一劇中尚不能稱克用為晉王——筆者）並發度支錢三十萬緡，慰勞他的軍隊。後來克用與朱全忠互爭雄長，多次交戰，互有勝負，但克用曾失邢、磁、洛三州，大受挫折。昭宗光化初（西元 898），天子還京師，詔克用與全忠解警，宰相徐彥若、崖胤都勸他，而他雖權勢稍折，但位在全忠之上，以先開口與全忠釋嫌為恥。於是由王鎔發起講和，全忠即遣使奉書，態度很恭敬，克用也答之以禮。但全忠日益擴張，二人面和心不和。昭宗天復元年（西元 901）全忠取晉、絳，大舉攻太原。克用奮力與戰，收復慈、隰、汾三州（均在山西）。天子被全忠逼迫東遷洛陽，完全落入全忠的手中，克用一面與關中三鎮聯盟，一面召用契丹兵，擬共擊全忠。全忠弑昭宗後，立昭宣帝，仍繼用天祐年號，於天祐四年（西元 907），全忠篡唐，王建勸克用自王一方（意即自立為帝），賊平再訪唐宗室而立之。克用答曰：「自王非吾志也。」這年克用得病，次年（西元 908）卒，年五十三。「珠簾寨」劇中，克用白髮白鬚，雖無六七十歲，至少也有五六十歲。但是他首次發達觀兵勤王是僖宗中和元年（西元 881），到西元 908 年死，當中經過二十七年，可知他自達觀發兵那年，只不過二十六歲，到僖宗中和三年攻進長安，才二十八歲，以一

個二十六七八歲的青年，怎能會像珠簾寨中那樣一個白髮白鬚的龍鍾老人呢。

3. 在朱李交惡中，就本人流覽過的幾本書中，所見到的李克用太保們的名字。

史稱李克用有假子（即「珠簾寨」中的太保們）二十幾人，就本人所流覽過的幾本書中出現的名字有李嗣源、周德威、李存孝、李存信、李存顯、李存璋、李存敬、李存審、李存質等人的名字，除在「珠簾寨」劇中，得知李嗣源為大太保，周德威為十二太保，李存孝為十三太保外，至其他太保們如何排順序，則不得而知了。

4. 李存孝的戰績與結果。

在李克用的諸假子中，論作戰勇猛，當以十三太保李存孝為第一，但其結果也最悲慘。前面說過，唐宰相張濬率諸軍討伐克用，圍圍太原，當時京兆尹孫揆為其副，孫揆發晉州。李存孝聞之，以三百人伏於長子西谷中，擒揆，獻於克用。汴軍朱全忠遣將取潞州，攻澤州，又為李罕之、李存孝所敗。後存孝攻陷絳州，攻晉州，宰相張濬遁去，存孝取晉、絳二州。這是舉些例以說明李存孝之戰功，當然其戰績尚不止此。

現在再看看李存孝最後的結果。據史載，初、邢、洛、磁三州（均在今河北省——筆者）留後（唐時代理節度使稱留後——筆者）李存孝，與李存信皆為李克用假子，惟二人不相睦。存信有寵於克用，存孝在邢州，欲立大功以勝之，乃建議取鎮、冀（鎮州為成德軍治所，冀州為平盧軍治所），存信從中阻之。存孝自以為有功於克用，而信任反不及存信，因而憤怨，且懼及禍。乃潛結王鎔及朱全忠，上表以邢、洛、磁三州歸於朝廷，乞賜旌節，並請會諸道兵討李克用。詔以存孝為邢、洛、磁節度使，惟不許會兵討克用。唐昭宗景福二年（西元 893）九月，李存孝夜犯李存信營。李克用自引兵攻邢州，掘塹築壘包圍邢州。存孝時出兵突擊，壘壘不

危成。河東牙將袁奉韜，密使人謂存孝曰：「大王（指克用）惟俟壘成，即歸晉陽。尚書（指存孝而言）所憚者，獨大王耳，諸將非尚書敵也。大王倘歸，咫尺之壘，安能阻尚書之鋒銳邪？」存孝以爲然，按兵不出。旬日壘壘成，飛走不能越，存孝由是隨窮。是年三月，邢州城中食盡。甲申，李存孝登城，謂李克用曰：「兒蒙王恩，得富貴；苟非困於讒慝，安肯捨父子，而從讎乎？願一見王，死不足恨！」克用使劉夫人（大概是「珠簾寨」劇中發兵勤王的二皇娘吧——筆者），夫人引存孝出見克用，存孝泥首謝罪，曰：「兒粗立微勞，存信運兒，失計至此！」克用叱之，曰：「兒遣朱全忠、王鎔書，毀我萬端，亦存信教汝邪？」囚之歸晉陽，車裂於牙門。存孝驍勇，克用軍中皆莫及，常將騎兵爲先鋒，所向無敵。身披重鎧，腰弓髀槊，獨舞鐵鎗陷陣，萬人辟易。每以二馬自隨，馬稍乏，就陣中易之，出入如飛。克用惜其才，意臨刑，諸將必爲之請免，因而釋之。既而諸將疾其能，竟無一人言者。存孝既死，克用爲之不視事者旬日。私恨諸將，而於李存信竟無所譴。又有薛阿檀者，其勇與存孝相伴，諸將疾之，常不得志，密與存孝通。存孝誅，恐事泄，遂自殺。自是克用兵勢浸弱，而朱全忠獨盛矣。

我們在「石頭人招親」及「飛虎山」國劇中所看到的十三太保李存孝，就這樣結束了一生。

5. 李克用親子李存勗繼位爲晉王及滅梁建後唐。

(1) 叔父克寧謀降梁，設計執而殺之。

李克用卒，其親子存勗繼位爲晉王，克用諸假子皆年長，握兵，心快不服，或託疾不出，或見新王不拜。克用之弟克寧，權位既重，人情多向之。

克用假子李存勗，陰說克寧曰：「兄終弟及，自古有之，以叔拜姪，於理安乎？天與不取，後悔無及。」克寧曰：「吾家世以慈孝聞天下，先

王之業，苟有所歸，吾復何求？汝勿妄言，我且斬汝！」克寧妻孟氏，素剛悍，諸假子各遣其妻入說孟氏，孟氏以爲然，數以迫克寧。克寧性怯（又是一個怕太太的人——筆者），朝夕惑於衆言，心不能無動。於是計劃，擬請晉王存勗、大臣張承業及另一假子李存璋過克寧第，藉機殺承業及存璋，並執晉王及太夫人曹氏（想係珠簾寨中的大皇娘——筆者）送大梁。幸有人告密，太夫人及晉王乃召大臣張承業，告以克寧之謀，晉王且曰：「至親不可自相魚肉，吾苟避位，則亂不作矣。」承業曰：「克寧欲投大王母子於虎口，不除之，豈有全理？」乃召李存璋、存敬及長直軍（直軍卽輪值宿衛之軍）使朱守殷等，令陰爲之備。

於是晉王乃置酒會諸將於府舍，伏甲執克寧、存勗於座，晉王流涕數之曰：「兒勗以軍府讓叔父，叔父不取。今事已定，奈何復爲此謀，忍以吾母子送仇讎乎？」克寧曰：「此皆讒人交構，夫復何言！」是日殺克寧及存勗。

(2) 晉梁戰於柏鄉高邑間，大太保李嗣源，十二太保周德威俱參加此戰役，梁軍大敗，精兵損失殆盡。

後梁太祖開平四年（西元910）十一月，帝欲剷除鎮（鎮州，今河北正定縣，趙王王鎔，治鎮州。）定（定州，今河北定縣，義武節度使王處直治定州。）鎔乃遣使求救於燕、晉。鎔使者至晉陽，王處直使者亦至，共推晉王李存勗爲盟主，合兵攻梁。於是遣周德威出井陘、屯趙州，以救鎮、定。是年十二月，趙王王鎔，復告急於晉，晉王以番、漢副總管李存審守晉陽，自將兵東下。定州王處直，亦遣將兵以從。晉王與先遣之周德威合，並命德威以胡騎迫柏鄉（今河北縣名）梁營挑戰，梁兵不出。晉兵迫梁營騎射，且詬之。梁將韓勣等，將騎兵三萬，分三道出擊，鎧甲皆被繒綺，鑲金銀，光彩炫耀。晉人望之奪氣。周德威謂李存璋曰：「梁人志不在戰，徒欲耀兵耳。不挫其銳，則吾軍不振。」於是晉王乃用周德威議

主力退保高邑（今河北縣名，在趙西南四十餘里處），誘梁兵出營，然以游兵困擾之。時梁兵將堅守柏鄉不出。梁乾化元年（西元 911），正旦，晉軍周德威、史建塘、李嗣源等，將三千精騎，壓梁墨門而詬之。梁將王景仁、韓勅等怒，悉衆而出。晉軍周德威等，轉戰至高邑南，李存璋以步兵陳於野河之上。梁兵爭進而鬪，晉兵整而靜。雙方交戰，自巳至午，勝負未決。至晡（日落之前，即申時也），梁軍未食，士無鬪志，王景仁乃引軍却。周德威乘勢疾呼曰：「梁軍走矣！」晉軍步騎乃大譟爭進，梁兵大潰。李存璋又呼曰：「梁軍亦吾人也，父子兄弟餉軍勿殺！」於是梁軍戰士，悉解甲投兵而棄之，鬪聲動天地。趙人以深、冀之憾梁軍前攻占深、冀時，曾盡殺城中戍兵），不顧剽掠，但奮白刃追之。梁之龍驤、神捷精兵，損失殆盡，是役凡斬首兩萬級，李嗣源等追至邢州（今河北邢臺縣），河朔大震。晉王並遣周德威將三千騎趨瀘、魏。

由以上一段，可以看出「珠簾寨」一劇中之大太保李嗣源，十二太保周德威，不但實有其人，而且係李克用之得力大將，克用親子李存勗繼位晉王後，彼等亦曾立顯赫之戰功。

③晉王李存勗攻入大梁（即今開封）滅後梁建後唐

後唐莊宗同光元年（是年爲後梁龍德三年，西元 923）夏四月，晉王李存勗即皇帝位於魏州（治設今河北大名縣東），國號大唐（即後唐）。梁室趙鵠、趙岐，張漢傑、張希逸兄弟擅權，段凝厚賂之，求爲招討使，梁主朱友貞（即梁末希）竟任之。於是宿將憤怒，士卒亦不服。天下兵馬副元帥張宗奭，言於梁王曰：「……段凝晚進，功名未能服人，衆議詢詢，恐貽國家憂。」梁宰相敬翔亦言之，梁王皆不聽。後唐兵部尚書郭崇韜，勸莊宗直襲大梁，可一舉成功。會梁將康延孝，帥百餘騎奔唐營，帝以爲南面招討都指揮使，領博州刺史。帝屏人（屏去他人）問延孝以梁事，延孝對曰：「梁朝地不爲狹，兵不爲少，然迹其行事，終必敗亡。何則？

主既暗懦，趙、張兄弟擅權，內結宮掖，外納貨賂，官之高下，唯視賂之多少。不擇才德，不校勳勞，段凝智勇俱無，一旦居王彥章（梁之勇將，後被唐兵所俘，不屈被殺，爲五代時能全節的三人之一——筆者）之右，自將兵以來，專率欽行伍（剝削部屬），以奉權貴，每一出軍，不能專任將帥，以近臣監之，進止可否，動爲所制。……臣觀梁軍，聚則不少，分則不多。願陛下養勇蓄力，以待其分兵，然後帥精兵五千，直抵大梁，擒其僞主，旬月之間，天下定矣。」帝大悅，冬十月，以大軍自揚劉（古地名，在今山東東阿縣北，五代時黃河津渡處）濟河，以李嗣源爲先鋒，直趨大梁而下之。梁主令皇甫麟殺己，麟被逼殺之，而後自殺死。李嗣源自封丘門攻入大梁，安撫軍民。後唐帝自梁門入，百官迎謁於馬首，帝慰勞之，使各復其位，至是後梁滅，後唐興。

6.後唐莊宗寵信伶人，因而敗亡，李嗣源即皇帝位。

人在兩種情形下，容易改變自己的操守。一是處境極端困苦，受強大壓力所迫，不得不遷就現實。一是經多年奮鬥，一旦成功，志得意滿之餘，不免驕怠，追求享受，因而失去刻苦自勵的精神，信任奸小，昏瞶取亡。莊宗即屬於後者。莊宗少年即見其有爲，五歲時，克用即視他爲奇兒，希望二十年後，能代己領軍作戰。十一歲隨克用破王行瑜，克用派他獻俘闕下。昭宗看見他，也以爲有異稟，撫摸他的背說：「兒有奇表，後當富貴，人芒忘予家！」他長大後，善騎射，膽勇過人，稍稍學習春秋，能通大義，尤其喜歡音樂、歌舞、俳優之戲。克用卒繼位晉王。李克用將死時，授以三箭，並諭之曰：「必報梁、燕、契丹之仇！」其故事簡述如後。幽州（燕）劉仁恭，原爲李克用同盟，克用曾助以兵力，並保薦其爲幽州刺史，後仁恭竟背叛他，獨樹一幟，與克用爲敵。克用深恨之。再克用初與契丹王耶律阿保機曾在雲州（大同）把臂同盟，結爲兄弟，誓復唐室，不意阿保機後來敗盟，附和朱溫，克用亦深恨之。至朱溫，因克用追黃巢還過汴，朱溫邀宴，乘克用醉，夜發兵攻之，因之與朱溫成爲死敵。及存勗即帝位，既却契丹，復滅燕、梁，自以爲已得天下之大半，乃趨於安逸。莊宗不僅精於音樂，尤喜戲劇，每日以觀賞伶人排演戲劇取樂，除欣賞外，亦喜自己參加演出。故對伶人特別寵幸，更寵宦官。

莊宗某次與梁戰，其最寵幸之伶人周匝，爲梁所得，帝每思之。入汴（大梁簡稱汴，即今河南開封）之日，匝拜謁於馬前，帝甚喜。匝涕泣言：「臣之所得存者，皆梁教坊使（主管教習音樂，管理優伶者）陳俊，園栽使（主管御苑花木培植者）儲德源之力也。願就陛下迨二州以報。」帝許之。侍中兼成德軍使郭崇韜（崇韜前曾勸莊宗直襲大梁，以謀居佐命功第一，賜鐵券，拜侍中，成德軍節度使——筆者）諫曰：「陛下所以共取天下者，皆豪傑忠勇之士，今大功始就，封賞未及一人，而以伶人爲刺史，恐失天下心。」以是未果行。踰年，伶人屢以爲言，帝謂崇韜曰：「吾已許周匝矣，……公言雖正，當爲屈意行之。」嗣即以陳俊爲鄴州刺史，儲德源爲憲州刺史。時親軍有從帝百戰而未保刺史者，莫不憤次。後復以伶人史彥瓊爲鄴都（今河南安陽）監軍。彥瓊有寵於莊宗，魏尊等六州軍旅及金穀之政，皆決於彥瓊。彥瓊威福自恣，陵忽將佐，自鄴都留守王正言以下，皆諂事之，其他各路監軍，又多以宦者爲之。莊宗對伶人、宦者，眷顧特優，信任特深，此其政所以亂也，此其朝代之所以不長也。

莊宗卽位後，河朔一帶相繼叛亂。時番漢馬步軍都總管李嗣源在洛陽，最爲勳舊，莊宗心忌之，後以內外所薦，乃命嗣源將親軍討鄴都之叛亂者。嗣源至鄴城，說服城外叛軍，共入鄴城，而鄴城內叛軍又不容城外叛軍入城，擊敗之。城內叛軍欲擁嗣源在黃河以北稱帝，莊宗仍帝河南，嗣源不肯。部將石敬瑭曰：「夫事成於果決，而敗於猶豫，安有上將與叛卒入賊城，而它日可保無恙乎？大梁天下之要會也，願假三百騎，先往取之；若幸而得之，公宜引大軍亟進，如此始可自全。」於是嗣源乃會河北及山西諸軍，軍勢大振，乃入據大梁。時莊宗方進兵至滎澤（故地在今河南洛陽之東成皋縣境內——筆者），聞嗣源已入大梁，諸軍叛離，形色沮喪。乃登高歎曰：「吾不濟矣！」卽命回師洛陽。嗣源趨汜水（在洛陽之東——筆者），收撫散兵。唐之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（本爲伶人，因得寵於莊宗而領軍者——筆者）聚衆作亂，攻洛陽與教門。帝方食，聞變，帥諸

王及近衛兵擊之。亂兵緣城而入，近臣宿將，皆釋甲潛遁。帝爲流失所中，自門樓下至降霄殿廡下，渴瀕求水。皇后（卽莊宗之劉皇后，童煦所著之「中國后妃列傳」內有「五代後唐莊宗劉后」，對劉后故事述說至詳雖係小說性質，然大致均根據史實——筆者）不自省視，但遣宦者進酪，須臾，帝歿，時年四十二歲。繼嗣源入洛陽，止於私第，禁焚掠，拾莊宗骨於灰燼中而殮之。並令將善於巡徼，以待魏王（魏王繼岌，保莊宗嫡長子，前曾與郭崇韜帥軍平四川王衍——筆者）。魏王由四川回至與平，聞洛陽亂，復引兵向西，謀保鳳翔。百官三次上書，請嗣源監國，乃許之。魏王還至渭水，渭水浮橋已被斬斷，因之進退失據。至是，魏王知時事已去，乃自伏於床，命僕夫李環縊殺之。任圜領其衆而東，嗣源命石敬瑭慰撫之，軍士皆無異言。嗣源乃從衆人請求，於莊宗柩前卽位，是爲明宗。

莊宗因寵任伶人、宦官，而致衆叛親離，且死於伶人郭從謙部之矢下，至可哀也。莊宗自卽位至死亡，爲時不過四年。嗣源本無覬覦大位之意，祇以叛將所逼，而不得不爾。嗣源待莊宗嫡長子魏王死後，乃以繼嗣方式，卽位於莊宗柩前，亦可見其忠厚。時百姓亦賴其爲人純質，寬仁愛民，乃稍得以休息。按明帝性不猜忌，與物無爭，卽位之年，已踰六十。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：「某本胡人，因亂爲衆所推，願天早生聖人，爲生民主。」帝在位八年，在五代中相較，粗爲小康。

明宗病危時，長子秦王從榮因爭繼承權，舉兵反，被殺；次子宋王從厚卽皇帝位，是爲閔帝。閔帝在位不及一年，被廢，由李嗣源養子路王李從珂繼位，是爲廢帝。後石敬瑭向契丹求助，稱契丹主爲父皇帝，自稱兒皇帝，並允割燕雲十六州與契丹。敬瑭藉契丹之助，奮力南下，唐軍多迎降。唐潞王知事不可濟，乃登玄武樓自焚，後唐隨亡。石敬瑭入洛陽，建後晉。

由「石頭人招親」及「飛虎山」兩劇，而說及十三太宗李存孝之一生，連帶又說及李克用嫡子李存勗，及大太保李嗣源，十二太保周德威，連同上期就「珠簾寨」一劇所說，對於這一段歷史的真實故事，可以有一概略的瞭解了。